





西村集卷之七

序記

司馬年譜序

司馬年譜何譜王公也何譜乎王公也公賢也譜公所  
 以勸為臣者也勸為臣者何見公之行事則賢者企之  
 不肖者勉之也公之行事奈何事君如彼其忠也謀國  
 如彼其周也愛民如彼其仁也故 上之信公如疑之  
 于蒼龜也下之戴公如子之於父母也矧公之在雲南  
 與南畿也備是奄大病民之時公卿以及百執事之臣  
 固天命人心去就之幾也公獨挺身攻之



惟力是視其危言正論不復顧 天子喜怒卒能去其  
蠱螫轉危爲安銷戾爲和是則其言舉世所不能之言  
也其功曠古所無有之功也蓋能置死生榮辱於度外  
而惟忠乎社稷與生民也若公者斯有合乎孟軻氏之  
能格君心之非陸贄之不負所學者也使食祿者皆能  
以公之心爲心則何邪之不可去也何亂之不可理也  
何治之不可臻也故譜公所以勸爲臣者也曷爲譜乎  
年年以統時時以統月月以統日日以統事事以統言  
斯固史氏之法也類乎類類之柰何以補史氏之闕文  
也史氏之闕文者何古者自王室至于侯國莫不有史

其君臣之賢否國家之治亂政事之得失無不書也是  
以孔子之春秋有取乎魯史舊文也後世罷侯置守在  
史惟王朝有之然皆詳其內而略其外也紀其上而遺  
其下也謹其大而忽其小也史乎史乎吾未見其爲全  
書也至若公卿大夫拜免不常有朝居廟堂而夕歸田  
里者惡在其爲史也然則年譜者固亦當時諸侯之史  
之遺也譜皆然乎曰惡乎齊賢不肖異也歐陽子謂秦  
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其書百不一存者此無  
他無其本也其本者何脩身也人能脩于身也得則施  
于事也當見于言也傳是譜也吾見其傳也



送李員外詩序

李君貞伯終喪之明年將造于朝鄉之大夫士與君交且故者咸賦詩以贈總若干篇謂某宜有序夫詩者言之述也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感既殊則言亦隨異然要有至理存焉譬之八音並奏清濁高下長短不齊而各求其至也沈君貞吉老而安者也故其言和而平緩而不弛張君靖之仕而歸者也故其言瞻而雅婉而微思而慕淵乎渫哉其有不忘者乎劉君邦彥親而昵者也故其言近而不逼遠而不攜沈君明德張君廷儀學而未仕者也故其言鬱而不困直而不肆張君子靜沈君

彥祥止而隱者也

故其言肅而寬詳而慤靜而習沈君啓南蘊

而未施者也陳君永之施而未濟者也故其言愍而傷激而不詭復而不厭怨而不形皇皇焉卹卹焉其有憂于斯世乎不然何思之遠也若此微二君其孰能言之雖然此特舉吾蘇之南而言之耳若夫李君轍迹既止則遇之者感之者言之者又將有不同者焉某不能知之矣嗟乎周衰詩亡後世采詩之官廢且久故其下之風俗美惡憂樂疾苦上之人莫得而知焉今是編之詩幸因李君得達乎上將必有愍天命而悲人窮者聞而念之矣至若某之鄙陋直而倨急而促迫而不舒於諸



子無能爲役然猶得以備數者豈非幸歟

吳江曹氏復姓序

事有緩而急者君子以爲宜衆人以爲迂也昔夫子之謂衛君必以正名爲先當時門人雖賢如子路尚有奚其正之對况下乎此者其以爲何哉殊不知言之順事之成禮樂之興刑罰之中舉由是而出故曰事有緩而急者君子以爲宜衆人以爲迂也吳江曹孟才自其父彥良養于姑姑無子冒姑之夫爲朱氏者今再世矣孟才有子曰某能從章逢之士遊章逢之士咸以爲宜復曹氏而孟才以朱氏無後疑而未決也有汝其通者告

之曰古之人爲後于人別氏于族者有矣蒙他人之姓者未之有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子棄其祖而不祀而身入朱氏之祠予懼朱氏之先其將吐之邪今子不忍朱氏之祀廢不立其後而奉之乎曰若族盡何日子求之求而不得其亦盡子之心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是則雖以天子之尊祀其祖考亦以世次之親疏而降殺之况庶人乎况異姓乎且子于朱氏之姑親則兄弟之孫而無服特推原其先人之心有所不忍故耳子當先立曹氏之祀祭自彥良以其爲別子也由彥良而上自有



大宗之家主之也然後別爲祀以祭朱氏終子之身乃毀焉則亦可報舊德矣其孰曰不宜孟才拜手曰唯唯遂用之邑人史某聞之以爲姓氏之亂其來非一日矣始于漢盛于唐極于五季有貴爲天子顯爲王公亦恬然處之不以爲非甚至視其親爲塗人此無他昧于利而狃于習見其小而忘其大爾世數旣遠併子孫亦不知其所自出其流卒至于男女無別是中國而夷狄矣人類而禽獸矣中國而夷狄人類而禽獸是則雖被冠裳而居棟宇惡得以人理待之哉今而後知吾孟才可謂知所急者也不昧于利者也不狃于習者也君子以

爲宜者也

吳江張氏族譜序

先王以民生之衆世遠族殷慮其久而不能不滑也故爲大宗小宗之法以範維之自天子至于庶人其間雖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而所以叙昭穆辨親疎明長幼者莫不皆然也去聖愈遠宗法浸亡當時士大夫之有深識遠慮者倣爲譜牒雖不能頓復乎古然猶以攷見其世系焉故惰唐以前命官立局以司其事四方之人有以家狀來上者官爲攷定藏于秘閣副在有司選舉婚媾咸于是焉徵之然獨詳于望重而族顯者彼貧且賤



弗與焉嗚呼尊祖敬宗之心一也而世以顯晦岐之是  
豈公天下之論哉然則其所云云者不過爲利祿銜鬻  
之媒而已先王之良法美意果何在哉果何在哉五季  
以來官廢法壞世不復講宋興蘇氏歐陽氏者出荆爲  
譜圖蘇氏則縱書所出䟽其下以聯系之歐陽氏則倣  
史記表衡上旁載今之言譜者大抵不出二家之說也  
吳江張氏邑之大族也其先君石里村子孫蕃衍有居  
石版渠者有居綺川者有居梅墩者有居越溪者世遠  
譜亡越溪之九世孫曰溥者重加修輯斷自一世祖某  
府君始其上不敢妄述者闕疑也旣成編以示某且徵

言嗚呼譜未易言也當風頽俗媮之日溥能用心如此  
可謂知所重矣君子得不與之夫譜之明宗收族者古  
人已言之矣不待余道特其間尚有可議者不容以不  
言是編雖法歐譜然歐譜之作隱然寓宗法其間故凡  
世嫡悉正書之上有以承其先下有以演其後世次則  
旁書焉仍系其子孫使其所自出各宗其宗此即別  
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也其爲法也井然而有條其爲  
序也秩然而不亂其爲說也昭然而無疑猶枝之于幹  
也流之于源也此爲譜之大綱溥所當取法而攷正之  
可也其綱舉則其目張也斯道也非某一人之私言也



寔天下之公言也。三代聖人之常法也。故僭舉以內忠焉。若夫苟爲諛言以說夫溥者。非某之所安也。亦非溥之所望也。

### 挽歌序

或曰挽歌何始也。始於田橫也。何始於橫。橫爲高帝所徵。至尸鄉自殺。其從者奉首至漢宮。哀不敢哭。故爲歌以寄其情焉。後人因廣之爲挽歌也。某曰不然。左傳之載虞嬖。莊子之言紼謳。是皆在橫之前。然則非始於橫也。明矣。蓋古之送葬。必有執紼爲人用力。不齊故爲歌音以促急之。此挽歌之始也。漢李延年分爲二曲。曰薤

露蒿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下至魏繆熙伯。晉陸士衡。陶淵明。競爲挽歌。大槩皆哀人命之短促。述死亡之悲苦。叙喪葬之儀情。至若近世以來。迺相承襲。或美其節行。或感其交誼。體旣不同。辭亦稍異。然其哀傷惻怛之情。則一也。今安晚吳公之卒也。某與之姻。且其誼爲最厚者。惡能已于亡情哉。因援古之義。用今之辭。作挽歌一章。以授引者。庶泄其哀思焉。若其平生之行。自有表墓道者在。非某之所能言也。

### 大明文約訪采序

序曰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



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夫聖人以天縱之才生知之聖猶以無徵爲患况乎後之學者其可不資文者乎三代之作尚矣周衰處士橫議家自爲書固無彙萃自秦以來作者漸多卷帙浩繁雅鄭並列學士大夫窮日彌年絕綸漉簡有不得其要于是選類之作興矣故兩漢三國四朝之有文選唐之有文粹宋之有文鑑元之有文類雖不能必無遺憾然後世欲考當時之制作舍是數書何徵焉 大明混一海內光岳氣完文教大同作者興起于今百有餘年以時則若是其乂也以人則若是其多也以文則若是其盛也

而編類之書無述焉庸非缺乎傳曰禮樂非百年不能興于是吾蘇參政劉公有見于斯選爲類集未及成書而歿人咸惜之今侍御司馬公慨前人之志未完將廣而繼之蘄于博且精焉某等承乏任使然生于窮鄉下邑見聞寡陋不能周知四方之賢今昔之制作欲求無遺失之臯其亦難矣是以受命以來夙夜憂惶大懼弗稱以忝我二公如涉淵冰未知攸濟伏望四方君子嘉與成人之美徧加搜訪名家令作賜而教焉將使前輩典刑粗得見于天下後世若夫成一代之典則吾豈敢蓋將學之焉



誅巫序

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殆不可勝計富者倒困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雖以衣冠之家亦習以爲常莫有悟其非者成化戊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以爲不治則日深乃赫然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寘于法餘皆逃奔出境由是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妖妄之說興蚩蚩之氓徂于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人口議其非躬蹈其迹者甘心而不悔

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羣邪反從而姍笑之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其在乎民上者或昧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卹卹而不能行者有矣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所謂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矣今侯之是舉蓋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其於死生禍福之說一不經諸心豈不真大丈夫哉諸凡長民者聞侯之風苟能充而廣之推而行之則天下生民之困庶幾瘳矣某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 國朝將置



衛太倉大爲屋以貯軍儲守期率民財有林推官者獨  
建議毀郡中淫祠足之有識者以爲快嗣後數十年間  
惟陳侍御能去學宮之祀非以理者此外無聞焉然則  
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自非知足以不惑仁足以  
能愛勇足以有爲烏能與于斯烏能與于斯昔西門豹  
令鄴能投巫于河以破河伯娶婦之說鄴民至今受其  
賜而褚先生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今侯之視  
豹其有異乎其無異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不自今日  
始也但無爲記而傳之者爾某故叙其事以俟有如太  
史公者焉

叙侍御劉公愍災

江南在禹貢爲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惟下下自唐  
以來生聚漸蕃人功旣施地利斯盡司國計者惟取辦  
目前不究其本而操其末故其稅歲益月增固已不勝  
其多矣浸淫至于元季上弛下縱兼弁之家占田多者  
數千頃少者千餘頃皆隸役齊民僭侈不道本朝任法  
爲治而其徒猶蹈前轍不知自檢往往罹罪罟則戮其  
孥籍其家没入其田令民佃之皆驗私租以爲稅之多  
寡在當時惟患其不多不復計其爲民之害也且歲漕  
粟百數十萬石以給兩京又有加耗船傭車直之費一



切取辦於民率常賦外橫增至相倍蓰然而地之所產不加于舊吳民竭力以耕盡地而取猶不能供而談者盛推財賦以相高爲淵爲藪之言不一而足殊不知吳民無窮之患正在此也 宣宗章皇帝愍民之不堪詔減其什二三民乃稍得蘇息然較之舊額殊爲重矣往時水旱有司猶知矜恤隨以上聞請免其稅斯固明治體者之所當然蓋亦恤其本根不忍重傷之也成化十有七年春不雨夏又不雨地圻川涸伐土燥而䟽膏液盡竭後稍得雨苗之植者勃然以興芄然以茂識者固以憂其將衰也亡幾何時則向之勃然者萎芄然者槁及

撥其根視之則已腐矣興之大者則大壞興之小者則小壞甚至盈丘徧隴蕩無根株人力糞治皆不能救也秋七月丙戌雨颶風大作拔木發屋八月戊午以往連大雨常州陽山崩蘇州洞遮東山崩太湖水溢平地深數丈蕩民廬舍九月壬申朔大風雨晝夜如注自此至冬十二月亡日不雨向之禾稼僅存於腐爛之餘者悉漂沒亡遺矣而有司之欲厲民以覬寵者建議以水不爲災既有以足稅餘尚可充民食也由是交相掩覆諱言災矣百姓陳乞萬端不見聽蓋是時吳江丞有王瑾者倡爲此談而蘇州劉知府瑀信之故人言不復入也



儒生趙同魯上書言狀則目爲辯士以爲人游說斥之於是監察御史劉公魁慨然上疏論之其畧曰今天災流行害于禾稼年不順成江南之民大小咸病日瀕于死今不原其稅而使有司督責以重困之臣懼其死亡畧盡將來之稅從何而出也且國家之財賦莫盛于江南雖由天生地長然必資人力始能有成是則人者本也財者末也夫欲取其末而先絕其本假令盡得以快目前然後日之計固已索然矣又况未必得乎今民窮財匱相聚爲盜在在而有此亦理勢之必然萬一有狡焉竊發其間興兵誅討爲費必多恐不止所逋之稅而

已臣待罪御史爲天子耳目之官民之疾苦耳所聞而目所見也臣若默而不言是爲壅蔽聰明曠廢職司罪孰大焉伏望 陛下上順天道下從人心憫斯民之顛連亡告特 詔有司驗其被災之稅而釋之更加賑恤以全其生則他日父而子子而孫相率供賦稅應徭役以奉 聖朝千億萬年也豈取足于一時者所可擬倫哉疏上 天子覽之 詔戶部從其請戶部下郡縣覈實而劉公以任滿去矣繼公爲治者媿媿自守不復留意民隱由是一時羣有司堅守前說不變遂欲迫取以實之乃持其奏不上征求轉急民不堪命至賣田宅鬻



子女不能償民死于杖下或自殺者不可勝計府猶以爲未足嘗攝一縣令與丞至責其慢令曰非敢慢也民有被某杖至死者丞曰此是某杖死令不與也兩人爭者久之令屈府大以丞爲能數稱之自是吏益務刑尚酷矣民謳吟思劉公不能忘輒相驚曰天子遣劉公來活百姓今至矣則皆走往視之轉相告語道路成羣至寂不見乃還居數日復然東人而西其望南人而北其望曰庸撫我來明年大饑人相食米斗至百錢草根樹膚俱盡久之不復有人色餓死者滿道路或浮蔽河而下縊林木間者纍纍然也是時秀水有楊姓者一日

忽在家治湯餅里長來適見之謂曰年饑此饌不易得也今日當與我共飽此矣楊曰爾不可食我自度不能幾食此故賣家具爲之爾不可食里長不悟堅欲食之食竟楊舉家死里長亦死衆始知其先置毒餅中也長洲一人鬻其妻臨別妻脫所服衫衣其姑姑曰爾去當須此婦曰彼旣妻當衣我矣姑服此勿辭也其姑服之悲咽因投水死婦大慟亦溺死水中買者與其夫索價夫又自沉死又有鬻妻者索錢五十文買者疑其少曰吾妻事我二十年今遭此凶年不忍見其餓且死也故不須多錢爾其善遇之母虐也其人如數與之內二文



惡將易之曰不須也足矣乃往酒家取醉逕赴水中死  
餘可槩見矣郡縣雖行賑濟之法或煮粥寺觀中聽人  
就食然饑者多又爲吏人所侵牟所得亡幾死者猶然  
是年田不能辟蕪穢彌望稅不入有司復迫稔者代爲  
之輸於是民愈困矣父老泣曰劉御史若在吾屬當不  
至此極也太平天乎劉御史今何處也劉御史今何處  
也淚下不能已者久之松陵野史曰嗚呼凶年常有也  
第有甚不甚焉又在當時爲民父母者能援救之爾近  
世江南之災甚者無如景泰之甲戌成化之壬辰及今  
之辛丑甲戌慘矣當是時楊御史貢力請于朝原其稅

壬辰則知蘇州府丘霽寔任之得從末減故雖災不害  
民至于今思之辛丑之災過于壬辰而不減甲戌然民  
死之多八九十歲老人以爲百年間未嘗有者何也特  
繫乎劉公之言用不用爾蓋彼二公者方在位力能行  
其志而劉公適丁其將去之時言而不及行也嗚呼公  
之心豈有異乎觀其所陳本末之言又何其詳且明也  
然民心之思劉公反有甚于二公譬諸赤子之去慈母  
罹饑寒者其情必切於飽暖者也嗚呼仁哉是以究其  
災害始終之變與夫公之所以爲民民之所以思公者  
著于篇



同里社學記

吳江之東有市曰同里舊設征商之署邑大夫金侯請諸朝罷之因其趾以建社學弘治八年春命里人顧寬董其役越三月學成壬子侯帥博士諸生與大夫士之仕而歸造而進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事竣大合樂以落成之邑人史某請紀其事俾來者知作之所始其辭曰維茲同里距江帶湖聚落屢居實盛于厥初商貨駢臻肆爲賈區開局置吏以籠商稅匪曰利之抑末攸宜盛衰靡常嗟日就于涼昔焉貨藏今焉牧場昔焉貿舍今焉草野凡厥吏胥求濟其稅率群行凶取日罔于

利抉剔剗刮利盡商敝川舟斷行市肆晝閉公私交病罔有攸濟維金令君聿有隱憂謂此不去民病曷瘳告于御史御史躋之以聞于天子天子曰都維爾言是俞乃省吏函章還之于京以其廢址俾作學宮堦以周垣奠以講堂門廡齋舍靡不中程爰聘儒先以養蒙士俎豆于是詩書于是誦聲洋洋禮容踴踴侯來視學遠近咸作觀者從之填郭溢郭謂昔之地惟利之計鉤錙較銖如火之方熾惟吾令君是艾于今茲邦向義之方誦詩讀書如水之成章惟吾令君是營吳江洋洋此特一方專而不咸民能亡望我告言者侯將徧舉舉必有



初繼之以序伐石鐫辭其放于茲以亡忘緝熙侯名洪  
字惟深世家于鄞

菊花記

余友汝其通嘗言其隣顧氏藝菊之盛約余往觀焉然  
各縻所役屢訂而屢廢也成化二十有三年十月乙亥  
始克往踐之顧氏喜客至以酒觴客俄而其通之厨饌  
繼至相與對花樂飲而疇之以詩主人曰今茲多雨且  
風爲花病竢花無恙時君能再觀而記之否乎余曰諾  
後閱月以卷軸至弘治元年九月余家燬于火不及往  
且併其卷亡去顧氏不以爲憾又從而繼之明年巳卯

秋其通舉于鄉將與計偕粵十月戊子余從賓客之後  
往與之別而顧氏之花方盛開因得以飫觀而徧識焉  
有花大瓣密而色黃者深曰赤金盤淺曰佛面金有花  
小瓣密而色黃者深曰黃木香毬淺曰白木香毬此花  
同而色有淺深之異其名有不同焉有色如荔枝而花  
敷者曰荔枝紅花鬢者曰荔枝毬此色同而花異其名  
不同焉有花瓣如爪甲而微黃色者曰黃金瓣瑩白者  
曰白玉盤有花圓瓣密而深黃色者曰金毬瑩白者曰  
玉毬有心紅而花黃者曰黃鶴頂白者曰白鶴頂有花  
大而瓣鬢黃色者曰黃鶴翎正白色者曰白鶴翎此花



同而色異其名之又不同焉有花大無心而色黃瑩者  
曰御袍黃有花小而色深黃者曰黃羅織有花小瓣密  
而色微黃者曰西番蓮有花大而色嬌黃者曰鶯羽黃  
有花小而色瑩黃者曰內家金有花大而色渾紅黃者  
曰黃玉蓮有花大而無心色正白者曰清心蓮有花小  
而色初紅後白者曰玉繡毬有花小而色皎白者曰賽  
月明有花瓣密而色鮮紅者曰狀元紅此花之與色俱  
異其名益不同焉然其間有以形言有以藥言有以香  
言有以色言有以風神言有以標格言有以韻度言或  
兼之以述其全或離之以舉其盛其亦善于取譬也夫

最黃之色十有八白之色十有一紅之色十有二紫之  
色七亦可謂多且佳矣然顧氏猶以爲未足父子恒皇  
皇焉以求而不得爲恨其用志不亦專乎且求觀之賓  
日盈其門而不厭有章逢之士輒齎花贈之無吝色其  
取之以貨者能拒而不受以爲常則其爲人又豈特藝  
夫菊也哉昔人推洛陽牡丹廣陵芍藥甲于天下咸以  
爲由土之宜今二郡之花無幾在而菊則隨人致力不  
擇地而盛然則在人而不在土者明矣因記其所寓目  
者如右且爲更定其名之不雅馴者俟其後有得當續  
爲之記余又聞吏于蜀之威州者言嘗以事至松潘松



潘之地甚寒盛夏雨雪諸花皆遲惟菊先花于內地者十日于是乎益信其傲風霜秀搖落耐荒寒有非百卉之所幾也因併記之

### 榮壽堂記

國家之制凡吏于朝者率三載推封其父母如其子之銜與階而在外者則必歷九載始得蓋所以尚功德念勞勩別遠近也仕者由是多重內輕外夫豈故爲是之殊哉良以常人之情近輦轂則戒而自脩其放蕩不檢者多在遠也則夫人子之顯榮其親者非痛自繩約不可也然人之壽夭不齊命下之日或存或否而其子往

往有拜恩而呼捧制而泣者矣當其得全于所遇則舉天下之願欲皆無與爲比士之爲親而仕者至此亦樂矣哉此吾監察御史朱君榮壽之堂所由作也君瀘人以博學能文章取進士爲天子耳目之臣以年以勞聿有封錫而其父母皆高年令德享茲備福君告省來歸幸親之壽樂已之榮而侈上之賜也乃相乃築乃斲乃陶爰作斯堂高明靖深華采堅密爰寧其親以饌鼎俎以陳饋食鐘磬旣和笙瑟間作工入升歌君率其婦與子奉觴上壽徧舉旅酬慈該孝備烝爲大和容容與與其樂無涯也于是州之黃耆與其壯且少者聞而往觀



焉曰吾州之宮室相比也求之堂上之親堂下之子莫榮壽若也是不可以不書使來請記予以爲君方出自南臺監憲西江大振風紀在令式又當得封將見入佐聖天子立功立事文宣武襄功在社稷鼎彝銘焉史策書焉併親之榮名流千萬世豈止壽一時榮一鄉而已哉茲特記其所聞者以如瀘人之志

西村集卷之七

西村集卷之八

書 雜著 附錄

上少保王相公書

某伏聞上章懇辭引年休致而 聖天子嘉念老臣暨書勉留進職孤卿位尊望重當世罕儔聞者莫不鼓舞交慶某違去門墻未能進賀徒西向欣躍而已某嘗伏讀閣下奏議見其憂國忘家嘉謀謹論知無不言不以居外自疏不以宦成自滿不以非職自媮拳拳懇懇惟日不足是真古人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者歟故能誠孚當宁言無不從君臣一心上下交盡猗歟盛哉又



宦官之威自漢以來無能勝之者而閣下不動聲色談笑而揮之折其方張之勢其黨莫不動容破膽屏息裹足不敢爲非豈閣下之權與力有以勝之者哉良由清忠大節深識達才處置得宜有以厭服其心故耳然閣下之功德至矣盛矣而左右賓客所以彌綸贊畫者必得其人然後爲可仗見職方李應禎言直而氣剛識深而慮遠好善若饑渴惡惡如仇讐未嘗有容說苟求之行歷官二十餘年至無田以爲生無屋以爲居則其爲人可以槩見矣加以博學多聞諳識典故周知人情求之當今罕見倫比政閑數賜召見與之謀議獎使盡言

必得其助然應禎爲閣下所知者有素矣奚待于某之喋喋進言哉良以身爲屬吏又有職務之相臨簿書期會之相督殊非往年從容言論之時加其爲人天性峭直遇事無所回避人忌其才而憎其直伏望閣下親信之保全之扶持之以爲國家愛惜人才俾天下之人皆曰閣下既能以忠事上又能以禮使下上下下之間無一不得其所而閣下之德業全備矣某草茅賤士其得姓名自通已爲大幸烏敢僭言以及人才但以受知深重曾無絲毫之報用敢薦賢爲助庶幾乎報酌知己之萬一固非黨外所私冒進瞽言也茲因庠生汝泰赴試之



便謹具狀以聞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伏望恕其狂妄而矜察之幸甚幸甚

與吳匏庵書

吳憲副回辱寄佳扇且手書種藥之作見示不惟興趣悠遠音調高古人所難及而處貴能勤居富能儉在上能降可以槩見矣近聞榮入史館而先皇帝二十四年之盛德大業悉入編纂其筆削之旨可爲法于天下後世將見排羣議而收獨見者矣鄉先正武功伯徐公竒材偉識卓冠當代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正人倫定國統伸大義於天下此所謂社稷之臣也不幸柄國

未久罹謗竄逐一時全軀保妻子之臣忌其才而嫉其功隨時媒孽其短羣咻衆吠謂之要功生事繼而有得罪于宗社者當軸建議追復凡所以害公者無所不用其極此蓋欲自爲之地以益其愆爾豈可謂之公天下之心哉殊不知當時秉筆草詔廢立太子之際用事之臣皆受賞進職當宁病篤社稷無主曾無一言于迎復徒聞今日上章明日進議選立皇儲之說不一而止觀其處心積慮惟憂先皇帝復出則夫潛召外藩之說不可謂之無也今先皇帝得正皇極聖子神孫傳千萬世繫公之功反不得論功胙土一斥無復



竟沉滯以死而當時希世用事與廢立之謀獲罪而誅  
竄者皆得復其官爵賜葬與祭廕及子孫其何以馘服  
天下之人心乎今公已矣所可正者惟 實錄之書是  
賴而閣下適當其任忠義之士非無望焉昔唐張巡既  
死國難論者咎巡以死守罪巡以食人巡友李翰爲作  
傳上之暴白其功使巡之心迹得明于當時今閣下職  
在國史位望隆重得行其志大非翰布衣之比伏望正  
其是非明其功罪大書特書不一書毋畏衆口此蓋  
國朝保護人材暴白忠義豈特以鄉曲故也昔元君有  
云國史院萬世公論正謂此也借使國史不書天下必  
有書之者是則后世以爲公論在彼不在此也不可當  
閣下秉筆之際而有此言某于閣下譬諸草木臭味也  
有見不敢不言有言不敢不盡幸勿以爲嘵嘵而見責  
焉草草不宣

辭縣令請鄉飲書

某以一介鄙夫竄伏草野初無過人之行出類之才而  
閣下過聽令與鄉飲親自署名專使下逮情文兩盡寵  
光備禮焜耀里閭某聞命悸恐汗流浹背自顧菲薄一  
無所堪以賢則不能以齒則未及循墻走避亡地可容  
豈敢貪冒寵榮以速辜戾伏望收還前命毋致清論以



傷閣下知人之明某干冒威嚴不勝慙懼之至謹奉書以聞伏惟照察不宣

與陳玉汝黃門書

近會沈啓南讀吾子所寄書尾有水利一事載與伍僉事言單鐫之所建白者噫是夫惡足以語此哉但能奉權貴通富豪以椿石爲名欲費國數萬銀侵牟實私橐耳向非巡撫佶公巡按張公郡守孟公合力以遏之則是役成矣役成而有利于民何惜于所費但恐財盡而民窮水利無纖毫之益爾故建議之初上自侍從之家中至舉人之屬及下吏胥之流無不垂涎朶頤則其所

以爲自謀者非淺淺也是夫也惡足以語此哉夫江南水之爲害者莫甚于湖州蘇州松江三府地勢旣卑百川奔湊湖州西連廣德宣州南接杭州嚴州諸山諸溪之水道于湖而入于蘇太湖東南之巨浸也容漚滄瀆過于江而達于松以放之海則夫官是職者其可斯須而離此地哉其地勢之要害有非他州之可比也其他如常如鎮如杭如嘉地旣高亢水不停瀦相視施設固當次之也而當時議設水利官屬之時失於詳究特令帶銜浙憲彼庸常之人莫不懷戀安逸沈酣聲樂嘯歌湖山利害不接于其目愁嘆不聞于其耳休戚不關于



其心孰肯去妻子舍朋儔遠逸樂日趨于墊溺之鄉以親卑濕之事也哉不過歲一再行以避文法爾至于茭草之屬悉令估賣那東掩西踪跡詭譎凡有小詞訟則一槩行提人踰數百高擡紙價利其贏餘至于大水懷襄之際吾民曾不能望見其旌節尚何得其處分之萬一哉故自設官以來未嘗有一人稱職者豈人之性皆然哉由理勢與循習致爾莫若請選清疆剛正郎中一員俾令挈其家屬建牙于蘇居數郡之中道里既均往來亦易又當其要害之處巡視相度不失機宜較之坐守一城之中者其利害不可同日語也 國朝永樂初

年戶部尚書夏忠靖公治水江南亦以三府為急巡行勞徠不常厥居以後通政使趙公踵而行之此即往事之明驗也或者又以為杭州地濱于海海患常作今年西湖水漂入城治水官屬雅宜居此某請有以荅之海水之嚙暫不為常不暇遠舉姑以 國朝言之永樂間海嚙仁和海寧比時雖有治水通政以為泛而不專特遣張侍郎發民塞之成化十三年海嚙海寧今都御史侶公方以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帥布按二司官屬塞之于時亦有水利吳僉事在未嘗與力也今年西湖上山崩水溢卒然涌入三司之官相率避于鎮海樓上水利



僉事亦在其中未聞出一計施一策以退水也幸其倏來倏去不能爲災以此觀之則水利之官不居于杭無損于事明矣此則治水之官常年之常法也啓南又以爲若欲開洩壅滯任重而役大有非部屬之官所能獨荷必得重臣以專任之始克集事衆論以爲當在今戶部侍郎劉公璋某又以爲不然劉公循規蹈矩之人也昔爲布政今爲侍郎最爲得人若處之以方面恐其非應變之才也以耳目之所聞見者莫如湖廣按察使劉公喬當其知歸安也深恤民隱甚有能名講求水利最爲詳悉故獻議于巡撫滕公奏設此官今本官揚歷中外無不相知者久矣不審其節行才名比前如何吾子必詳知之若使有加無替則舍斯人而莫可况其官資已高陟之執政其孰曰不宜其次莫如前吾蘇郡守孟公俊其爲人也毅而有守慤而有文謙而有禮但以前居蘇時屢忤權貴故得謗言天地鑒視日月照臨率無纖毫之實也官資尚卑陞之以重職專委任之則其所行將必有大過人者某山澤鄙夫碌碌自守已無意于世今以吾子書中有及賤名故繆陳管見如右居廟堂而憂其民吾子之責也惟諒察萬萬不宣

論郡政利弊書



六月七日部民吳江史某謹齋沐頓首再拜上書于郡侯大人尊先生閣下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古今所同也伏惟閣下養至大至剛之氣抱出羣出類之才暫謝班行來司牧養下車之始固已奮發乎才猷輝煌乎事業昭晰乎名聲者矣而又不自滿假詢及芻蕘招之以禮待之以誠不以尊貴自居不以聰明自用求言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蓋將集衆思以爲治收羣策以爲用也則所謂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豈不在茲乎若某者固非其人也而首荷選拔深懼無所建白大負委託以傷閣下知人之明則沒身不足以塞責矣昔郭隗

有言曰請自隗始某雖不敏願附斯義用敢罄竭涓埃繕寫成帙獻諸左右以爲山海高深之一助焉若其議論卑陋言語狂妄觸犯忌諱伏望特寬斧鉞之誅使得自引而退如是則四境之內千里之外有賢於某者皆曰史某人才之下如此閣下進退之禮如此將必摳衣而趨接踵而進咸以言爲獻則其所得固將百倍于斯矣

一曰優農民四民之中農爲最苦終日竟歲迄無寧休供賦稅應徭役凡國之大事莫不取給于此而彼遊手遊食之人又從而搢之侵牟取斂其狀萬端故有公稅



未輸而私室先罄者矣加以離城阻遠人皆畏法而彼  
豪猾之徒懷姦以凌之挾勢以驅之其能自直于其前  
者固鮮矣又何敢自直于上官之前乎苟非在上之人  
爲加優假之其亦顛連而無告矣優之之道固多端焉  
然莫大于先治其收糧之害也夫吳民糧稅之重天下  
莫加焉而爲之長者盛氣以掎克之每糧一碩有贈至  
四斗者斗斛之大又贏其一焉管糧官吏歲有常例之  
餽日有支用之供不惟不能惜其疾痛及助長以害其  
民由是長愈肆而民愈困矣且夫一畝之田肥瘠損益  
歲收稻米不出二石而秋糧之重有至八斗以上者又

有加耗一斗二升是則幾于一石矣今糧長又霍取其  
四五斗焉然則所存者無幾也况有水旱之災不爲免  
放者乎府縣雖行較勘斗斛之法其亦視爲文具何嘗  
以之量入惟至充軍起運用以量出耳論者猶以糧長  
艱難此由縣官不知關防縱其侵用浪費以致此爾豈  
因少收之故哉雖有充軍之贈亦不過每石贈米七八  
升耳况糧未必皆充軍也故收糧之際娼優戲劇飲食  
衣服玩好百物畢集其所下至僮僕婢女亦皆漿酒藿  
肉袴帛履絲則其所以苛取吾民者可以知矣或曰若  
子之言則糧長皆當樂充矣然則何以有告脫者乎某



應聲曰此特遠鄉及弱而愚者不能有取于民爾彼其在城及強而狡者曷嘗有之乎一聞革役則闔門舉宗皇皇愁嘆以爲大感賄賂權豪以相請託求丐里老以復保充比比然也至于調收之法雖不能頓革其弊猶爲裁減其甚蓋別區之長民不屬管故猶得以撐拒之較之素所壓服之民大有逕庭矣伏惟閣下舉行仁政之始當先去其賊民之大者其餘法制次第講行使境內之民稍獲蘇息則龔黃召杜不得專美于前矣

二曰除盜長夫明火持仗穴墻穿壁者市野之盜也巧文避法出此入彼者官司之盜也市野之盜易知官司

之盜難知何以言之攻劫之狀顯然鑽鑿之迹具在故曰易知也案牘泯而不彰名目隱而不露故曰難知也然爲盜有長凡掌文卷任差遺者皆其人也而官吏不與焉特爲所餌而牽掣耳何則蓋官吏倏來倏去不過數年而彼掌任之人莫不父子繼居兄弟列處親戚牽引族黨蔓延故能歷世引年久專其利也請陳其略凡財之在民者其黨則巧立名色定爲收頭多收而少報美入而惡出不祈乎足而祈乎不足蓋足則可稽不足則隱匿埋沒妄作民欠以冀蠲免也財之在官者其黨則改易姓名點爲解戶那西而補東引前而蓋後稽其



數目動踰萬千驗其關單則無一二往往妄告遭風詭  
云被盜以相掩匿故其徒皆視官藏為已帑公廩為私  
庾不懼不慙恬無顧忌莫不高門廣居美衣甘食挾娼  
縱博靡所不為及乎事敗官府追徵又復雇覓刁潑之  
人代為受杖而在上方且倡變賣之說行姑息之政以  
完官為能事以全生為美名旣其頽廢之屋灑派于民  
片尾尺椽驅令出財千百其數經收哀歛之人又加乘  
機掊克以一科十故一夫負欠闔縣懼殃信乎先正之  
言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于害民也嗚呼為此術者  
其亦不仁矣而盜之田宅器用固其所也子女玉帛固

其有也舟輿僕馬固其奉也往者未已繼者效尤源源  
而來有加無替而吾民方日夜浚其膏血瀝其髓腦以

填其溪壑之欲曾無厭足之時也今吳江有包攬者詭

御史并水利僉事以低田為名官買椿石謀之數年矣

今已得報行下計其費為銀數萬兩率皆高擡虛估多

給價錢至期石之大小椿之長短皆不如式柰何以萬

計錢糧富此數十家也往年吳僉事曾有椿筩之舉一

椿給銀五分專命富民屠晟經理其後以三分買木一

木截為三椿計其剋減則得五分之四也今椿筩蕩無

存者曾不得其毫釐之用徒以裒富豪之財此則往事

之明驗也今椿石之費又多于椿筩數十倍矣其可不

為國家深惜此乎夫決壅滯以疏積水而注之海者此

治水之大法也今七郡之廣水之可導者甚多曾不聞

有所設施而獨納被盜言區區為民父母其可不動心

惙此數十圩之田其亦未矣 愍念以拯救之乎伏望鑒已往之失嚴將來之禁痛革



而力行之則吾民深痼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三曰抑豪強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聖人豈欲若是忍哉蓋凶人之肆善人之病也譬之狼莠不去而欲望嘉禾之實其可得乎故凡豪強之人皆善人之狼莠也昔尹翁歸之守扶風凡豪猾吏民縣各有籍每秋冬大課吏去其甚者懲一戒百以警動之故其爲政不嚴而治閣下能踵而行之即今日之翁歸也至于田地爭鬪細故望一切責之有司不足以煩于至治也

四曰均勞逸夫城郭之與田野均爲王民也其于徭役不宜有偏在昔宣德年間中使綱運相繼軸轡相銜調集民夫動踰千百田田野之民在遠未能遽集又城郭之民彼時田少故周文襄公之巡撫南畿也酌爲中制令城郭之民專充夫役田野之民代其運糧其後景泰年間知府汪公復令田野之民爲夫而城郭之民既不運糧又不爲夫行之既久戶無無田之家而田野之民僥倖其得計乃更竄名城郭之中故城郭之民之田之糧日增田野之民之田之糧日削以日削之民而運其日增之糧是豈大公至正之理也哉其間非無一二言之有司者往往不得適而止蓋城郭之民狡田野之民愚城郭之民集而強官吏所假借也田野之民散而弱



官吏所凌忽也自非剛明正大之爲民上者孰得其平哉然此特指吳江一縣而言爾若夫六縣縣各不同非某之所能盡知也伏望精加考究城郭之民有田有糧者一體運糧無田無糧者照舊停免庶毋不公之患也五曰會徵收國家之初正賦之外舟車傭直咸出于民初無餘米之說也其後周文襄公以爲糧長之歛取無藝定爲加六之贈悉輸之官官自給放景泰七年僉都御史陳公以爲官田糧重民田糧輕而一體增米則輕者固少而重者愈多矣故定正米一斗以下爲一則其一斗以上每斗爲一則糧輕則增多糧重則增少其夏

稅絲麥桑麻馬草水馬貼役戶口食鹽鈔貫悉以餘米包辦天順元年冢宰李公以僉都御史總督糧儲以爲夏稅絲麥桑麻水馬貼役皆富民之所多也而令貧民一體增米包辦謂爲不平乃着令夏稅絲麥桑絲馬草戶口食鹽鈔貫折米并水馬貼役米悉令開寫其餘正糧斗則量爲損益一總填入青由于其後總結曰已上平米若干以革糧長另徵多科之弊其用意精密立法詳盡最爲得中天順六年都御史劉公又定爲四則一斗以下爲一則一斗以上爲一則四斗以上爲一則五斗以上爲一則其餘之法猶李公也成化十年都御史



畢公以爲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碩時價米二石上下剩  
利太多將啓糧長權豪侵牟之心貧民不霑其惠乃減  
爲三石以餘利一石充爲起運之費減其贈米米價就  
平富無侵牟貧霑實惠如米價豐賤另行估計務在其  
平深得古人常平遺意有非錢穀俗吏所能知也又以  
三斗一則有至三斗九升二合者而混于一斗以上計  
其贈米反有多餘四斗以上者乃另立爲一則通前爲  
五則成化十五年今冢宰王公以都御史巡撫慮斗則  
繁多里書易于作弊而細民目不知書何由知之乃著  
令不問官民田糧輕糧重每田一畝贈米一斗二升其

包辦諸色猶陳公也金花銀折米猶畢公也簡易可知  
不煩計筭然議者猶有損貧民之說者謂包辦諸色也  
今當會計之秋伏望閣下法李公之精密用畢公之詳  
平遵王公之易簡斟酌損益期于得中庶幾可以經久  
而無弊也

六曰平獄訟夫獄訟者民命之攸繫也一失其平則感  
切和氣天降之災故燕臣呼天六月雨霜漢婦枉死三  
平早暎由怨憤不平之氣上干于天能致戾也蘇州之  
郡地大人衆姦宄多而善良少其間獄訟千緒萬端豈  
能一一盡得其平蓋強辯者足以飾其非拙訥者不能



言其狂理遲則有同于父禁決速將不得其真情伏望  
精心推測更加訪察務得其平則人心和而天道順矣  
七曰明聽細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閣下  
臣下十  
內言之道郡中能言之士將必慕義而  
為不同故言亦隨異若弘而不擇  
則誕妄相拒而不聽則忠益之言無自入要在辯  
之而已辯道無佗公與私而已矣公言直而慤私  
言訐以回而復觀其行驗其言因其言而揆其事則誠  
詐之分咸不能逃矣其或鄙朴之人言辭陋拙伏望假  
以辭色誘之使言事苟失倫寘而不行不加之罪以來



